

血,血证所忌,书中用此一味治疗虚劳吐血。又如羚羊角汤一方,以羚羊角配乌头等药以治气阻不食之症。孙氏对于药物的功用,似乎掌握很多知识。例如他治产后下血不止,用菖蒲一味以酒煎服,这也是很为奇特的,本法我毫无经验,不敢妄加评论。至于书中有二方都用一味苦参主治中恶心痛,即用苦参治疗卒暴发作的心痛,这显然同通常以苦参用作清热燥湿的主治病症不同,然而该药我曾用于心胸疼痛,临床确有良效。又如头风痛眩,《千金方》中常以薯蓣为主要药物,我过去治疗头风,未曾置用,故治疗虽有缓解而疗效常不巩固,后乃仿照孙氏之法,重用该药与他药相配,却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我至今还没有懂得其中的道理。说明孙思邈对于药物作用了解的知识面很广,有他独到心得,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四、庞杂费解:

《千金方》中最使后世医家诟病的就是有许多药味庞杂繁乱的处方。仅举镇心丸一方为例,本方主治虚损惊悸、失精、月水不利、寒热及积聚等症,用药达三十五味之多,既用人参、地黄、苁蓉、当归,又用大黄、牛黄、石膏,又用乌头、桂心、细辛、干姜,又有白薇、前胡、蜜虫等药,处方寒热温凉气血攻补皆备,使人难以理解。书中有很多方剂,药味有多至六、七十味,往往既用麻黄、桂枝发表,又用附子、乌头温里,再兼石膏、黄连清热,更用人参、当归、地黄补益,又加大黄、巴豆之攻泻,有的还兼犀角、升麻等药,其处方扑朔迷离,不可终诘。虽以崇古著称的徐灵胎,对思邈亦颇有微辞,如说:“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其药品有多至数十味者。”徐氏最后对《千金方》下了“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的结论。

这的确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我在年少时完全同意徐灵胎的意见,在早年行医时写病案和处方,非常讲究丝丝入扣,而深鄙那些杂乱无章的处方。后来更事渐多,遇到了自己或别人

所拟的理法方药井然有序的方剂,有时效果并不明显,转而留心观察以前所认为一些庞杂的方子,对有些疾病却往往取到良效。挫折和教训,使我不断思索。我曾为此向程门雪先生请教,程老晚年亦深有同感。我转而想到现在医界常用的某些“王牌”方子,如紫雪丹、苏合香丸、鳖甲煎丸、大活络丹等方,非即所谓药味庞杂的方剂吗?但是这些都是效果卓著的名方!《千金方》中某些药味庞杂的方剂,是否可能其方之杂也正是它妙之所在?由于我没有通过实践的验证是难以判断其是非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孙思邈曾是“酌华公之缘帙,异术并窥,采葛生之玉函,奇方毕综”的学识博大精深的医家,而其治学又很严谨。“文章得失寸心知”,孙氏对他所收载药味庞杂的方剂,自己也深深怀疑过。如在“芫花散”方下说:“吾始得之于静智道人,将三纪于兹矣。时俗名医,未之许也。然比用之,极有效验。其用药殊不伦次,将服节度,大不近人情。至于救急,其验特异。”孙氏也明知从一般用药常规来说是讲不通的,但他还是相信实践经验,而“不拘常制”把它收载于书中。当然,我们对于孙氏记载的内容还要进行反复实践验证并进一步作理论探索,以期去芜存精和精益求精。

有关《千金方》中处方的奇和杂问题,清·名医张璐曾作过解释:“诸方每以大黄同姜桂任补益之用,人参协硝黄佐克敌之功。”张氏认为《千金方》主要具有“反用”、“激用”和“制方之反、激、逆、从”的特色。他虽然还没有能对各方组成说得具体透彻,而对制方精神确有其领悟和心得,这比徐灵胎的“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的评论,似乎要高明一些。

治疗冻疮验方

周 银 生

取桂枝、紫苏叶各50克,加水500毫升,煮沸15分钟,除掉药渣,待药液凉至40℃左右,将患处浸入药液约15分钟左右,每天3次。适用于冻疮初起,红肿疼痛,疮面溃破者,洗后于扑“青黛散”即可。